

朱子年譜序

長水袁詒然

國朝

六清

自洙泗徂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

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

日再中矣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

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

之言與己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愚誑後

人其說之是非有目共見摘瑕而攻者亦

不乏人顧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

古人又急人知而名喜其說之便於放言

序

高論每明知其疵而嗜之以致真偽之辨

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

之道者激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乃亦截

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間

學而尊德性者汲汲辨言謂吾朱子何嘗

不足於是以爲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

之徒而不知適爲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

張其燄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

功由此益晦是矛盾起於門墻而朱紫之



潘將與爲終古則識者所深憂也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之學旣講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辨論諸書又以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爲表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辨其僞而尊信之其爲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

序

二

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异訂爲年譜四卷其間辨論之迹考据所由別爲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水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爲附錄二卷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間博訪友朋歸而反復遺編卒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

弟子究悉精蘊辯超悟之詣功利之習之
非以垂一脉真傳其爲學誨人本末次第
瞭如指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如就山
川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不致臨岐望羊
爲異說所迷眩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
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之爲是書也
未嘗輕以示人歿後十年先生子箴傳乃
出以授梓而屬安國爲之序國惟古人之
書蓋皆不得已而後作其憂在百世其成

序

三

之也必本諸闇然爲己毋自欺之一心故
其序述聖賢悉如其本旨不敢以私意窾
鑿驅前言而就我其有所論撰又必體驗
之後得之真知不敢據恍惚之見妄托高
深奮學者之心志而迷所向往下此則微
持炫其詭異盜名一時者不足語於聖人
之道即閉門獨造窮極幽險以冀後世之
有述顧立心之始已不能豪釐無差及其
流失豈獲免千里之謬先生學朱子之學

朱子年譜汲業師王白田先生纂訂也汲童子時即受業先生之門先生不徒授之書習其句讀已也嘗書朱子白鹿洞學規粘之壁間諄諄提示自慚駑駘下乘鞭策罔濟獨是從學多年竊窺先生博覽羣書尤於朱子文集語類及復觀誦考核精詳蓋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學允屢變其提掇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答呂伯恭劉子澄者乃乾道庚寅朱子年踰四十後至七旬九與人書問往來大旨皆不

後序

一

出此此班班可考者至答何叔京江元適諸書則乾道甲申朱子年未四十也異學爭鳴往往取其早年論議與己稍合者著為晚年定論又為道一編混淆其間此年譜不可不作而向有李氏洪氏二本皆訛舛滲漏淄澠莫辨先生憂之遂據李洪二本而缺者增之誤者刊之并擇朱子晚歲論學切要語以附於後比之開闢錄學葩通辨意則同而纂訂加詳也未第時即編是書厥後成進士入館閣汲於都門侍側每退

食之暇必手朱子書而紬繹之迨歸田里誦賓
筵凜抑戒以至勗勉後進罔非朱子義蘊而年
譜屢易其稿直至易箒前數日釐正乃成蓋數
十年精力皆積於此矣向已鏤板行世今汲秉
鐸吳邑竊謂人文勝地汲之謏陋何以爲教然
回思先生曩所以教汲者汲愧躬行不逮而述
其所教轉以教人猶爲補過先生之教不出朱
子年譜一書乃從芑貽維師諸世契取板携以
行意欲廣是書於吳學俾濟濟多士咸知朱子
後序

之學始終本末確有可據不至惑於異言是亦
先生纂訂之意也當今

聖朝之表章朱子可謂至矣既升十哲之列又

全書於學宮又於吳中建紫陽書院

賜詩褒美此今日人文之所由盛乎則是書也行於

世或亦於教化有所裨補云爾因脩述所以附
於卷末時乾隆己卯孟秋受業門人喬汲百拜
謹識

全書於學宮又於吳中建紫陽書院

聖蹟

顯著

朱子年譜目錄

並附纂訂年寶應王懋竑予中甫纂訂

卷一

庚戌至甲午

卷二

辛乙未至辛丑

卷三

壬寅至己酉

目錄

卷四

庚戌至庚申

年譜考異四卷

年譜附錄論學切要語二卷

先君子纂訂朱子年譜歷二十餘年凡四易稿

而後定別為考異附於後又續輯論學切要語

並附焉歲辛酉秋書成先君子棄世不肖等謹

藏篋中今年春孫氏甥仝轍仝敞亟請付梓竊

惟先君子此書非一人一家之言事體重大而
廣其流傳以質當世誠子孫之責宜祇承者兩
甥惓惓行遠之意甚可嘉尚因出其書與共校
寫鉅於板刻既竣追溯先君子歿相去十載伏
讀之下不勝泫然乾隆十六年辛未秋九月甲
子朔男箴聽謹識

外大父編修公白田先生篤守朱子之學於文
集語錄別擇精嚴晚年定著是書益易簣前數

目錄

二

日猶加釐正不忍釋手昔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朱子大學章句所謂生平精力盡在是書者庶
幾近之全轍兄弟少小嘗侍先生左右竊聞教
誨畧窺纂訂之意輒不揣謏陋強綴例義十有
二條列諸篇端覽者可以知其大概云外孫高
郵孫全轍全敞謹識

其其派類以質當世誠子孫之責宜祇承者兩
甥惓惓行遠之意甚可嘉尚因出其書與共校
寫鉅於板刻既竣追溯先君子歿相去十載伏
讀之下不勝泫然乾隆十六年辛未秋九月甲
子朔男箴聽謹識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冲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閩本尤疎畧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庶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例義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憑文集語錄以攷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

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據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

例義

二

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已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爲一書曰年譜考異畧做朱子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

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聖學考畧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間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著有朱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

例義

三

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叙間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橐而先生歿遺言云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爲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

爲文義既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
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
復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誣罔李
古冲爲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刪改舊譜卽晚年定論
之註而更說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
閩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祛異說之囊橐辨燕郢之
混淆大啟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做闢闢錄學部通辨
例義

四

大指而發揮統緒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
之上海內君子必有先生知心焉謬陳管窺惟祈高
明正之

外孫孫全轍全敬啟

馮文憲君問陳彭祖敬啟曰且不容於人遂答諸
馮文憲君問陳彭祖敬啟曰且不容於人遂答諸
馮文憲君問陳彭祖敬啟曰且不容於人遂答諸
馮文憲君問陳彭祖敬啟曰且不容於人遂答諸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

原序

改稱知子相同

一

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

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于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

原序

二

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

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原序

三

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鋟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徽猷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

語一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註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

原序

四

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變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漑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鋟補頗涉淆舛加

子受罔極之恩且爲鄉後輩與有曠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修之釐爲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卽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觀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益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

原序

五

朱詆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待御元山會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尚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卽雖不文誼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益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益多岐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旣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

間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
沂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
違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
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
矚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疎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
邪蒙譏偽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
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
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
譜所述又素乏討論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
孫河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
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
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
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
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典亦彙附於末與是
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
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

原序

六

君學古人者也寧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
既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益以勉齋黃氏
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
戴氏因舊本釐正附溢議詩文而總曰實紀重於徽
也考亭仍婺葉侯重修本併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
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凌不敏無聞
承先訓如恐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
侍御元山翁曾老先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未胥見於
建溪行臺比詢家世間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盡歎
字跡多漫滅亟欲修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
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
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序集矣錄旣成侍御乃命
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凌私心感激其何可喻復諭
凌撰序諸後凌叨未裔奚敢厠以文辭顧義不容緘
也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行闕大尊信表章實程

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卽孔孟正脈也夫子之道萬世
一日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不肖者之罪
於今何幸逢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得師超軼
聞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尚晦祖惓
惓思興起其學冲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讐卽其用心
俱可想也將使晦祖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孔
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或二公意也要皆
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故闢而揚之大雅君子
冀原僭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旣望十
一世孫凌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
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
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啟蒙太極圖說通書
西銘解義楚辭集註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
又有文集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
今家有其書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讀其書而

原序

七

不考其生平師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
章事業艱危患難之所履蹈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
章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
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叙次
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稱而大端歲月之終始可
與稽也明世宗時李古冲從而修之以舊譜爲多出
於洪宣景間諸人之所改竄是豈果齋之譜不復見
於世歟當古冲同修年譜諸公在嘉靖之朝姚江之
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非舊本者不過
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疑其書之未
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豈嘗有晚
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夫後人之折
衷定論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然而
古冲之所修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修荒
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法與陳同甫來注當在其大
書之下及毀秦檜祠事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畧者家

兄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爲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本傳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舊刻於金陵因不揣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能讀朱子之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而誦法步趨如親炙之焉豈謂無所助益也哉題曰重刻仍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旣望紫陽後學洪璟識

原序

八



朱子年譜卷之一

王懋竑纂訂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行狀先生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入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韋齋公松字喬年為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嘗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

朱子年譜

卷一

一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辟齋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

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按先生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

云五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語錄〕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曠義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行狀〕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辭譜

八年戊午九歲

〔語錄〕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當如此做工夫

朱子年譜

卷一

二

當時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不知

九年己未十歲

〔行狀〕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譜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語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鮑錫庚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于家庭

〔年譜〕時韋齋為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為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

日韋齋以自警焉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云又得浦城蕭公顓子莊劍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開龜山楊氏所傳河雒之學一延平行狀云先考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同學與先生爲同門友
韋齋先生書昆陽賦後云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爲道梗概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先生跋云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寓建陽登高邱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吳語值五文出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文集遷墓記云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二先生之門

年譜當韋齋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傅之弟屏山劉子翬彥冲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因以其女妻之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爲最久屏山卒於紹興廿七年丁卯九月籍溪則在辛巳也文集屏山墓表云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
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旣沒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
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已任
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
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 白水墓表
云先君子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
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 籍溪行狀云
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劉先生旣與俱隱又得屏
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以就其學
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旣病且沒遂因以屬
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得供灑掃之役而事
先生爲最久 少傳劉公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
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
故熹自幼得侍公左右屏山字詞冠而欽名粵惟
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友朋尚焉請祝以字字
以元晦表名之義本晦於根春榮 一作曄數人晦

矢子年譜

卷一

四

於身神明內映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
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
知顏子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
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
陋巷闡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
惟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
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
一作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意真聰廓開如源
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
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
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
蒙言而思愓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年譜墓在崇安縣
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 某年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璋方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語錄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 少辛苦讀書楊道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朱子年譜

卷一

五

年譜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勅賜同

進士出身

年譜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語錄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道學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陳文 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陳文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語錄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 二十歲己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

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讀賈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淋漓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避某舊讀仲氏只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易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燼木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册

朱子年譜

卷一

六

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拋文集跋曾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跋徐誠叟詩云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頴相與嗟賞頴有詩云共歎韋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

發蕭散冲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繇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槩按虞集作復田記畧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劍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公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梓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廸功郎

泉州同安縣主簿

朱子年譜

卷一

七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年譜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眾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勉天啟嘗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澈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語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墪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鞞可文集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

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旣從之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要

朱子年譜

卷一

八

深潛續審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秋七月至同安

行狀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决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罕譖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庠簿所當爲者大書相間又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初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爲文勸諭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

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以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怠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先生旣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厲有本縣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與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語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

朱子年譜

卷一

九

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審時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卽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疎負文集答陳明仲書云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事 補試榜諭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
舉柯翰狀

是月丁酉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歲秋七月子塾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年譜正月以檄至帥府盡模府中所有之書藏弄閣中又料簡故置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度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文集同安縣學官書後記云二十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樞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公即日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同安縣故書日序云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皆故斂殘脫無復次第爲

朱子年譜

卷一

十

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加嚴焉

文集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文集射圃記云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予與監鹽稅曹侯沆分備西北侯與予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士皆感奮爲用又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爲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

定釋奠禮

年譜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

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朝夕觀覽

申請嚴婚禮

臨事無
本洪
文集申嚴婚禮狀云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妬媚相形稔成禍孽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朱子年譜

卷一

十一

立故丞相蘇公祠于學宮

年譜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元祐時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文集蘇丞相祠記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歲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

郡

年譜時秩滿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語錄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只逐段以紙簽

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韻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只借得一册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如此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韻孫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志
志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館陳氏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名其室曰畏壘菴陳氏世爲醫名良傑行狀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年譜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

朱子年譜

卷一

七

學宮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龐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文集與范直閣書云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與卑意不約而

合 又與范直閣書云熹奉親屏處山間深僻亦
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
中此亦
足樂矣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文集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
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

差遣行狀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
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自聞師友之訓頹天之
靈時時只在心日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處
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
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理道所縛殊無
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
寡聞遠有賈問所疑何媿如之戊寅十一月文集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存齋記云許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
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位天地
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
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
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
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
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
之不存矣此予所
以名齋之說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春三月校定謝上蔡先生語

錄

文集後序云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
昆弟之門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

熹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
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
公家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
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
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
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
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
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
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後記云往時
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
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
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
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
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
之語益以明白因書以示讀者使無疑舊傳云戒
語錄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

朱子年譜

卷一

古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
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辭大

文集謝上蔡語錄後序

謝上蔡語錄後記

年譜用執政陳康伯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
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本傳以輔臣薦與
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

焉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
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

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年譜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數月而後去行狀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豫章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韋齋於延平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年譜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

朱子年譜

卷一

五

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棋語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畱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要有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躡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理會不得道亦

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矧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竦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禱閱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悞餘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做去真箇是不同曠義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殷數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齋

三十二年辛巳三十二歲

朱子年譜

卷一

六

三年譜是歲貽黃樞密書黃名祖樞密院事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

與俱歸延平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壬午春復拜李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醇賦歛好搢簿年譜復寓西林者數月文集延平行狀云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飲助為世事澗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七月二十一日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復差監南嶽廟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年譜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行狀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畱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

朱子年譜

卷一

七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特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鑿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己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

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文集王午應詔封事

文集 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且以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懿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朱子年譜

卷一

六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四歲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文集 辭免召命狀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行狀 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於大學之

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劄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年譜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

朱子年譜

卷一

九

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龔大淵抬權故奏及之先是先生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文集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年譜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除武學博士待次文集與魏元履書云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懽懽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然闕尚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非啟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文集〕論語要義序云熹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乃慨然發憤盡刪餘說獨取二先生軫鉢襍賦五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序云予既叙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

曰訓蒙口義

〔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歸劉氏田

〔年譜〕按乾道中田劬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去家頗遠時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旣沒忠肅公珙盡以畀朱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珩珉不受謀於忠肅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粹

〔文集〕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

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紕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知補精應版書者蓋近闕符制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春正月如延平哭李先生比葬

復往會

年譜始閩帥汪公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時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先生以十一月歸正月卽往哭之比葬又往會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 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如豫章

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歎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

困學恐聞編成

年譜先生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歲書成文集困學恐聞編序云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 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文集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益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

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俛俛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

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行狀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年譜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文集戊午讜議序

與陳侍郎書陳略 淑卿時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文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誓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

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既往之註云讖論非提兩下篇又與張欽夫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尚有認爲兩物之弊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疑註銷註此疑此疑所論辨辨疑所又與張敬夫書云誨論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下是否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

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與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

朱子年譜

卷一

一

今皆不待安排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沿洞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

會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拙關啟鍵直發其私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開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欵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 答羅參議書云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

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黷又答羅參議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黷答許順之書云秋來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朱子年譜

卷一

五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徧走山谷問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年譜〕道經昭武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先之以書而請見焉梈〔文集〕與曹晉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年譜是時范念德待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畱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梈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六日庚午自潭城往南嶽十日甲戌至十三日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十九日癸未始離南嶽二十三日丙戌至櫛州次日與敬夫別而偕伯崇擇之東歸凡二十八日至家十二月二十日也甲戌至庚辰詩名南嶽唱酬集敬夫爲序丙戌贈答詩文集有南嶽遊山後記與伯崇擇之東歸名東歸亂藁文集有東歸亂藁序南軒集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竭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遣經得紉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颭颭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豪釐

朱子年譜

卷一

七

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文集答詩云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况憚湘水深辭家仲秋且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櫛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

數此語

期相敦

十二月至自潭州

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用執政陳俊卿劉琪薦替施元之闕本
傳陳俊卿劉琪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于府以賑

之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鄉之耆艾劉如愚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乃請於府時知府事余公嘉以粟六百斛來於是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遂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而浦城之盜亦以無復隨和而就禽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知府事王公淮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俾畱里中而
上其籍於府

程氏遺書成

年譜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文集程氏遺書後序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歿而其傳寔廣然散出并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

朱子年譜

卷一

五

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講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没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撥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己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眾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

文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作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與曾

裘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寅左右也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爲言句所桎梏亦爲合下入處親切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儼疑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詭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石子重書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閏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揀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

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
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
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
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
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
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
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
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
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
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
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
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
却恐顛預體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許順之
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
所以尊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
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又答
許順之書云近聞越州洪适欲刑張子韶經解爲
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 與許同
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 答慎之

五年己丑四十歲春正月戊午朔子在生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
劄催促前來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
復以家貧親老急於
祿養陳乞嶽廟差遣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年譜時太學錄魏挾之以論曾覲去國遂力辭文
集與陳丞相書云鄙性恂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

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
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
之美則其爲罪大矣况復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
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且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
之心深所不遑敢再瀝悃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
陶鑄嶽廟一次實爲莫大之幸與汪尚書書云
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
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
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
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
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
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
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
視諸公所以待天下士者而爲進退耳行狀五年
三促就職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會
觀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

文集同申催促供職狀乞撤廟劄子同申催促供職狀

文集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
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

之云遂自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
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

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
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

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
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據諸說皆

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

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
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

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己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於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爾調和調和調和調和此疑自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己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爲凡言心者皆指己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己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己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年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其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

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異謀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較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

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訖本作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訖本作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等覓已發訖本作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

朱子年譜

卷一

壹

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盲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盲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卽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慮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

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入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豈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

朱子年譜

卷一

三

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

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擇之書云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

朱子年譜

卷一

五

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紛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旣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答

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答林擇之書云古人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卽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

朱子年譜

卷一

一

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者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旣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心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答林謙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

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
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
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
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
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
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
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
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年譜孺人欽州祝處士確之女卒年七十
文集外大父祝公遺事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
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

朱子年譜

卷一

堯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年譜按遷墓記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
水鵝子峯下及考吏部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
某日遷於寂歷山卽今墓是
也豈韋齋之墓嘗再遷與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皇考吏部府君遷

墓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
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
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
不敢自外輒以爲獻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
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佃贖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
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

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答陳師
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
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
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週以整
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週讀書史
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
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
有常致一而不僻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
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
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語錄李
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
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又云舊失了此物多時
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
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

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朱子年譜

卷一

甲

年譜工部侍郎胡銓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夏五月朔立社倉于五夫里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劉侯與余旣奉王公教畱民
所償官粟貯里中次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
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
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
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旣以紓民之急又得
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不欲者勿疆歲小
饑則弛半息大禮則盡蠲之請著爲例旣而又請
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
倉以儲之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
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又講求倉之利病具爲
條約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
程可久而不壞矣 辛丑延和奏劄四云臣所居

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士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存三千一百石竝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士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文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

朱子年譜

卷一

四

於此用力徒以日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答林擇之書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

密非常情所及耳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一云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

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過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密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遭不洎之悲加以憂思侵凌心志凋弱近於醜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祈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則熹不勝幸甚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朱子年譜

卷一

聖

八年年譜是書後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文集序云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所以興起斯文開啓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之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

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

朱子年譜

卷一

望

之矣其爲言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項年編次此書銀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旣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

庚子冬十一月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

文集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糞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

朱子年譜

卷一

器

筭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書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幾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與蔡季通書云通鑑節本臚軒玩本只名綱目取一綱舉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方得心安耳旺辰韻續以下又與書云綱目凡例修改立本畧定極有條理意義矣到此更商摧之但修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廷又與書云綱目玩作方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辰與李伯諫書云綱目三國以後草藁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錄又與書云通鑑文字近

方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
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殊費工夫蓋舊看正史
不孰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了已又與書云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修得晉事粗定條
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
故前書奉速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修得大字
數卷來尚未得點勘已與林擇之書云通鑑工
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
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
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剗鑠答呂伯恭書
云近稍得暇整頓得綱目覈鑠作數卷頗可觀欲
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押又答呂伯
恭書云綱目草藁畧具俟寫校淨本畢卽且休歇
數月此未答劉子澄書云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
此一本疏是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
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

朱子年譜

卷一

星

訂正異時脫蕞終當以奉累耳又云近看温公論
東史賦作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
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
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
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
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
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
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
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
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
議論文飾益復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
以爲是必有深謀竒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
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
子豈欺余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
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
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柄答張敬夫書云

通鑑綱目近再修到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
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日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
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
何時可脫葉求教耳
訂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近亦
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
熾答李濱
老書云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各
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彙括
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
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
妃答呂伯恭書云綱目此
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仔細工夫所修未
必是當請更須後也
諫好答允延之書云蒙教揚
雄荀或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
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爵而以卒
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
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
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却是漢待中光祿大夫而參

朱子年譜

卷一

吳

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但據實書之曰某人某
官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
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
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
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
或爲操謀臣而取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
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
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卽於南唐事亦相似
此論竊謂得或之情柄又答允延之書云區區鄙
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
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
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
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
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實有
所不敢從也
柄答潘恭叔書云通鑑舉要詳不能
備首尾畧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

精力早衰不能卒業恐爲千古之恨耳
免江東提刑奏狀三貼黃云臣舊讀資治通鑑竊
見其間周未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
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
凡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
檢尋因竊妄意就其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
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計以備言至其
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
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閒秩卽當繕寫
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候臨決語錄綱目若成書
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
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除大雅綱目今未及
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綱目行狀考論西周以來
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
法綱舉而不煩日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
得失如指諸掌又云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
及修補
爲恨

朱子年譜

卷一

景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父集序云余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觀其所載
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
而無統也旣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
浮詭誕之說余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
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
續書之 答呂伯恭書云名臣言行錄二書亦當
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
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嗟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牟譜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
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硯愚右書訂頑伊川先

生曰是敢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先生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先生至是發明其義蘇轍錄向到雲谷自下止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逸邈便作西銘等解

文集西銘後記

文集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進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

朱子年譜

卷一

哭

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飮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音者也亦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觀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

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
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

祠

文集辭免召命狀五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年譜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
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
學者先生謂二程先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
其說然周子手授二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
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

朱子年譜

卷一

男

盡意之微指闡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知有
所統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
放穆修來而五峯胡氏以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
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
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
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
至是爲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本
文集答胡廣仲書云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
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
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
彼是以向來得以參考互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
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程允夫問程子
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
先生之意耶答曰當日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
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
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文集〕太極通書後序卅 太極圖說後記際 再
定太極通書後序紀 通書後記打 題太極西
銘解後帙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年譜〕先是有旨再趣行再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
至是進呈乞嶽廟劄子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屢
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朱某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居住耕行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
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
再辭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狀二

六月程氏外書成

朱子年譜

卷一

辛

〔文集〕後序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
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
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
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
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
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
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
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
道癸巳
六月

伊洛淵源錄成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
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
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 又
答書云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 又答書云外書

淵源二書頗有緒
否幸早留意仰

冬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合辭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
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行狀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
郎奉祠年譜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
行下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旨劄下
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先生以爲改
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
臣終年女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
未安故三具辭免遂遵逾
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朱子年譜

卷一

至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府狀謝改官宮觀奏狀

狀四

申建寧

編次古今家祭禮

文集跋古今家祭禮云有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
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
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
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
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
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
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
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
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
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
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爲一篇以
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雜牘本可參校

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
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己諸家之書如荀氏徐
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誥徐潤孫日周別附麟譜等
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
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
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
豈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 答鄭景望書云家祭
禮三策井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
入卽孟誥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
第七徐爲第八而遞償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
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
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償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
十九又於後序中改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
誥徐潤孫日用七字別收須不然卽存舊序而別
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更俟詢論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板免

朱子年譜

卷一

五

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板
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馬端臨文
獻通考古今家祭禮二十卷陳氏曰朱子集通典
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
卷

朱子年譜卷之一終

